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and
Buddhist-Christian
Encounter

文明对话
与
佛耶相遇

主编 / 王志成

赖品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文明对话与 佛耶相遇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and
Buddhist-Christian
Encounter

主编／王志成 赖品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对话与佛耶相遇 / 王志成, 赖品超主编 . —北京 :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2. 11

ISBN 978 - 7 - 5097 - 3832 - 0

I . ①文… II . ①王… ②赖… III . ①佛教 - 对比研究 -
基督教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 ①B94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0073 号

文明对话与佛耶相遇

主 编 / 王志成 赖品超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范 迎

电子信箱 / renwen@ ssap. cn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75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 332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832 - 0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言

赖品超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由于文明间日渐频繁的交往，并且也是为了回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27 – 2008）提出的有关文明冲突的理论的挑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越发留意到文明间，尤其宗教间对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文明间的对话广被视为不同文明间和谐并存和昌盛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和最有效的途径。呼吁在 21 世纪建立一种对话的文明或文化之声不绝于耳。

在众多世界宗教之中，佛教与基督宗教似乎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明或文化的类型。二者皆曾分别对“东方”及“西方”的文化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在它们各自与别的宗教的相遇以及在不同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它们成了两个最为全球化的宗教。^① 它们之间的相遇，可说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部分。佛耶相遇在文明的相遇、对话或全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而它们在当代的相遇，更会塑造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两个宗教传统能否以及如何可以为文明间的对话提供精神/灵性上的资源，也就更为值得探索。

为探讨这些问题，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共同召开“文明对话与对话的文明：二十一世纪佛耶相遇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浙江大学，2009 年 10 月 16 ~ 18 日）。^② 这次会议可说是继 2003 年在西安及 2006 年在香港的第三次在中国举行的耶

① 对二者在不同文化中的相遇的一个历史概览，可参见 Whalen Lai & Michael von Brück,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A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Their Dialogue*, translated by Phyllis Jestice (Maryknoll: Orbis Books, 2001)。

② 对会议的一个报告，可参见王蓉、王俊峰《文明的对话与对话的文明——“21 世纪的耶佛对话”学术研讨会综述》，《道风》33（2010 秋），第 319 ~ 330 页。在此谨向王志成教授与浙江大学帮忙会务的同事及研究生致谢。

佛对话国际会议。^① 2003 年的会议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主题，2006 年的会议取用了“天国、净土与人间”这样一个较为专门的主题，而 2009 年这次会议的主题则较为广阔，尝试在文明对话脉络中去探讨耶佛之间的对话与相遇。

是次会议的主题，使人想起著作等身的著名宗教学者施马特（Ninian Smart, 1927 – 2001）的两本书。其一是他的《超越对话：宗教与西方文明的未来》。^② 此书是以他在爱丁堡大学的季福讲座（Gifford Lectures, 1979 – 1980）为蓝本。虽然书名似是集中讨论西方文明，但在书中却肯定佛耶对话将在西方文明的塑造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书中更兼论中国人在现代世界的经验。其二是他在 8 年之后出版的《佛教与基督宗教：对手与盟友》。^③ 该书是以他 1989 年在香港大学发表的马丁讲座（Martin Lectures）为蓝本。同样地，本书用了颇多的篇幅去讨论现代中国，并且提出，中国曾经并又将会在文明间的对话，尤其耶佛相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巧不成书，刚好在施马特香港讲座 20 年后，这些主题重现于在杭州举行的佛耶对话会议。

本书可粗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文明对话与耶佛相遇，分别从古代及现代的文明对话的脉络来探讨耶佛相遇。第二部分所探讨的则是对话文明与耶佛相遇，当中分别讨论了与耶佛相遇有关之宗教对话理论以及比较研究。由于是次会议文章众多，内容丰富而迥异，无法在此逐一仔细交代。在此仅尝试就会议论文的讨论中与主题尤为相关的课题，重点介绍其中一些在以往的耶佛对话的讨论中较少论及的论点。

虽然会议的主题突显出对当代的重视，但由于宗教间的相遇是在文明间相遇此一历史脉络中进行，是次会议论文不乏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佛耶相遇的文化背景。在这方面，除了有陈永革及刘晶晶两篇论文讨论明清时期

① 2003 年的会议的论文已刊于：吴言生、赖品超、王晓朝合编《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中华书局，2005）；部分英文论文刊于：*Ching Feng* (New Series) 4.2 (2003), pp. 111 – 239; 5.1 (2004), pp. 1 – 133。2006 年的会议论文已刊于：赖品超、学愚合编《天国、净土与人间：耶佛对话与社会关怀》（中华书局，2008）；部分英文论文刊于 *Ching Feng* (New Series) 7.1 – 2 (2006), pp. 1 – 246。

② Ninian Smart, *Beyond Dialogue: Religion and the Fut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London: Collins, 1981) .

③ Ninian Smart,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Rivals and All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

佛教与天主教在中国的相遇外，更值得留意的是，也有三篇论文讨论基督教与佛教在更早期的相遇。韩德（Alan Hunter）的论文提出，自史前时期至大约公元 500 年，欧亚大陆是一个广阔的文化母体（cultural matrix），在众多不同的宗教中，包括佛教及基督宗教进行的互动，这些宗教虽然保持了各自的身份认同，但也是共同分享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象征、宗教理念、伦理原则、宗教实践、艺术表现等。对于韩德的论点，陈剑光的论文可说是提供了重要的具体例证，因为陈剑光的论文正是以莲花与万字符（Swastika）作为两个具体的例证，去说明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文章指出，此二者虽曾被学者视为佛教对景教影响的证据，但二者实际上并非佛教所独有，不应因在景教中找到这些象征，便妄下判断说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事实上，景教的这些象征，很可能是源自景教所属的东亚述基督教会，这个教会在未传入中国，甚至正式接触佛教前，已开始使用这些象征，而这些象征是源自这教会（中经中亚洲的波斯人）所承接的雅利安（Aryan）文化传统，并在古代文明中是颇为常见的。由这些讨论已足可看见，若将两个宗教从相关的历史文化脉络孤立，很容易对两个宗教之间的关系产生误解；如要确切地了解基督宗教与佛教在古代的相遇，需要有对文明间交流的背景的认识。这不仅在古代如此，在现代也是如此。正如黎惠伦的论文提出，公元 1 世纪的多马传道会的历史，有助我们反思当代的文明对话。

就当代的文明对话，本书有 4 篇论文，分别讨论了一些中国大陆学者所较为关注或熟识的问题，包括：公民社会的建设（李向平）、大国学的兴起（黄保罗）、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与佛教的关系（张雪松）、圣经与佛教的翻译关系（张庆熊）等。此外，本部分也有一些论文，是讨论在中国大陆学界较少受到注意的课题。赖品超与王涛合著的论文尝试指出，中国佛教徒对基督宗教的反应，是受到他们对现代科学的反应所左右，而他们对现代科学的反应，也是受到他们对基督宗教的回应所影响。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大陆出现，在西方社会也是如此。田乐道（Notto R. Thelle）的文章指出，西方人对佛教的接受方式，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也是受到他们的文化风尚（cultural ethos），尤其人文主义（Humanism）所影响。文章更进一步批判地反思，究竟在这种接受方式中会否失去佛教的灵性力量。这三篇论文虽然一者论中国、一者论西方，并且聚焦在不同的文化因素，一者论科学而另一者论人文主义，但二者皆指同一点，就是基督宗教与佛教在当代的相遇，是需要在现代世界中的文化互动此一脉络中去了解。此点在刘泳斯的

论文得到进一步的印证，该论文指出现代文明中的相遇，不少西方学者往往以基督宗教作为“世界宗教”的典范，并以“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扬，从而了解佛教，对于这一进路的恰当性，论文提出了批判性的反思。

在建立对话的文明的努力中，一方面需要对对话的本身有所反思，就是究竟对话的目的何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具体的比较研究以促进双方的理解。在对宗教对话的反思及探讨上共有 6 篇论文，前 3 篇是从佛教的传统去反思对话，后 3 篇讨论一些当代著名学者的对话理论。前者包括王志成从佛经《摩罗迦小经》对宗教对话的反思，圣凯从传统佛教对其他宗派及宗教的立场反思宗教多元的问题，以及李钧杰探讨后现代理论与佛教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后者包括由李宜靜、刘慧姝及王蓉分别撰写的论文，当中涉及科布（John Cobb, Jr.）、阿部正雄（Masao Abe）以及保罗·尼特（Paul Knitter）等当代学者的宗教对话理论。

在比较研究上，本书有数篇论文是讨论一些在汉语学界的佛耶对话中，过去甚少涉及的人物和思想，包括张颖的论文所讨论的马里翁（Jean – Luc Marion），以及区建铭的论文所讨论的萨克·麦克法格（Sallie McFague，另译莎莉·麦菲），而陈曦的论文比较路德与亲鸾对信心的观念，这在国外学界虽然已有不少研究，但在中国学界仍只是初步。在比较研究上，学者可以采取某种“非耶非佛”的“中立”进路来比较，但近年有不少学者尝试进行一种宗教间神学（inter – religious theology）或称比较神学（comparative theology），^① 即透过与别的宗教的比较来反思自身的宗教传统神学进路。佩里·施密特—洛伊克尔（Perry Schmidt – Leukel）的论文正是积极倡导这种进路，并以创造论为案例，示范这种神学进路；当中指出，表面上两个宗教在创造的问题上的立场为互不相融，但当中仍可找到不少相通之处，甚至可以借这种跨宗教的比较或对话来反思自身的教义问题。值得留意的是，田童心的论文与林建德的论文，皆在展示佛教人士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透过与基督宗教的比较来反思佛学的问题。这种透过与其他宗教的比较或对话而进行的神学或佛学探讨，不仅有助两教的相互理解以及各自的宗教传统的反思，更是有助一种对话文明在 21 世纪的建立。

^① 对这种神学的介绍，可参见赖品超编《比较神学》刊于《道风》第 25 期（2006），第 17 ~ 164 页。在汉语学界采用此种比较神学的进路，并以佛教作为比较对象的例子，可参见赖品超著《大乘基督教神学：汉语神学的思想实验》（道风书社，2011）。

序 言

王志成

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所

在 21 世纪，人类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诸宗教之间的关系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全球化时代，人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已经无可避免地处于持续的互动之中。宗教对话已经成为当今宗教学界、神学界、哲学界、社会学界的重要议题。而佛教和基督教的相遇、对话问题更是议题中的议题。

佛教和基督教的对话是具有重大发展空间的学术和实践的领域。最初从古代印度传来并被中国化了的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和中国的儒家、道教等展开了持久的对话，并在彼此间形成了和谐的关系。佛教这一完全外来的文化和信仰在经过多个世纪的互动、对话和适应后，早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基督教来华也有了相当悠久的历史。全球化时代，基督教努力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基督教如何和中国的宗教，尤其是如何和佛教相遇和对话，如何与佛教相处，如何从根本上实现自身的转化、成为中国文化和信仰的一个有机部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

其实，关于基督教和中国佛教的对话，我们可以追溯到唐代景教和佛教的关系，也可以追溯到近代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除了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外，在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与信仰的对话中，还包含了基督教和中国儒家的对话，基督教和中国道教的对话，基督教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对话，基督教和中国民间信仰的对话，基督教和中国各种世俗思潮的对话等等。在当代中国，佛教和基督教的对话以及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非常活跃。网络上关于宗教对话的民间论坛众多，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基督教论坛、国际道德经论坛等等。民间自觉的对话已在无形之中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之间彼此的理解。

学术界关于佛耶的对话更加活跃和生动。早在 2003 年 11 月 21 ~ 24 日，中外学界就在西安举办了第一届佛教与基督教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 年 10 月 18 ~ 20 日则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以“天国、净土与人间”为主题的第二届佛耶对话国际会议。在 2009 年 10 月 16 ~ 18 日，在浙江大学（杭州）组织举办了以“文明对话与对话文明——二十一世纪佛耶相遇”为主题的第三届佛耶对话国际会议。第一届、第二届佛耶对话国际会议后，分别结集出版了论文集《佛教与基督教对话》和《天国、净土与人间：耶佛对话与社会关怀》。现在，读者手中的这本论文集则是第三次佛耶对话会议的论文集结。

历次佛耶对话国际会议的讨论都非常激烈，议题也非常深入。第三次会议更是如此。参会的众学者展示了一种深刻的宗教学术视野，展示了他们开放的宗教对话胸怀，展示了他们在世界宗教对话学术前沿的学术水平。学者们站在全球化时代的高度，鲜明地把佛耶之间的对话作为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来对待。对话是中道。这中道不仅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不仅是生存性的，也是构成性的。正如雷蒙·潘尼卡在《对话经——诸宗教的相遇》中说的，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行为。作为宗教学的研究者，参与的众学者已经自觉地走在了对话之路上。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所有参与这次佛耶对话国际会议众多的国内外学者。感谢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黄华新教授，是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参与，才使得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感谢原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研究中心保证了会议的举办经费。感谢香港中文大学赖品超教授为这次会议所作出的贡献，他不仅全面参与联系和邀请国外的学者和港台学者，还担任了会议期间的许多同声翻译工作。感谢会务组的同学们，他们是灵海、童俊、陈功、王俊锋、罗健、李圆圆、柯进华。感谢王蓉、李圆圆、刘瑞青等同学为翻译等工作所作的贡献。

本论文集收集了绝大部分与会者的文章，但因为其他原因，有几篇没有最后完成，故未收入。也有几篇文章离会议主题比较远，未收入。在此，感谢所有参会的学者。

虽然本论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学术界在宗教对话学术前沿领域的成果，但对话远未完成。对话是开放的，对话永远在路上。而对话永远是宗教学者必须参与并负责的事务。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部分 文明的对话与佛耶相遇

古代文明中的佛耶相遇

| |
|--|
| 一个早期的世界网络：欧亚宗教 … [英国] 韩德 (Alan Hunter) / 3 |
| 中国景教中的莲花和万字符 |
| ——佛教传统抑或雅利安遗产? 陈剑光 / 18 |
| 重提多马传道会个案 |
| ——从 21 世纪的视角看公元 1 世纪 |
| [美国] 黎惠伦 (Whalen Lai) / 37 |
| 论明末佛教与天主教的辩论 陈永革 / 46 |
| 明末清初天主教与禅宗的关系 刘晶晶 / 59 |

现代文明中的佛耶相遇

不变随缘

| |
|-------------------------------|
| ——浅析近现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与佛教中国化的相互借鉴意义 |
| 张雪松 / 77 |

从圣经与佛经翻译的对照看道在中文语境中的展开 张庆熊 / 85

科学时代的佛耶相遇

——对现代中国佛教的个案研究 赖品超 王 涛 / 94

大国学视野中的佛耶对话 [芬兰] 黄保罗 / 112

作为“大传统”的佛教

——从以基督教为蓝本的“世界宗教”模式谈起 刘泳斯 / 129

佛教的“人文化”：西方佛教改造面面观 [挪威] 田道乐 / 137

第二部分 对话的文明与佛耶相遇

佛耶相遇与宗教对话

《摩罗迦小经》与宗教对话 王志成 / 147

从佛教立场迈向宗教多元主义与宗教对话 圣 凯 / 157

后现代性与佛教 李钧杰 / 168

“促进宗教间的相互转化”的理论与实践

——以阿部正雄和小约翰·科布为例 李宜静 / 179

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

——保罗·尼特的宗教多元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刘慧妹 / 191

逾越与回归

——保罗·尼特的佛—耶对话理论述评 王 蓉 / 204

佛耶比较与对话文明

亲鸾与路德思想之比较研究

——以“信心”为例 陈 曜 / 221

施/受之伦理

——从马里翁的礼物神学到佛教的布施原则 张 颖 / 235

目 录

佛教与基督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

- 西田几多郎和萨克·麦克法格之宗教间的生态对话 区建铭 / 251

走向创造的佛—耶神学

- 一种宗教间神学训练 [德国]佩里·施密特—洛伊克尔 (Perry Schmidt-Leukel) / 261
- 上帝存在与心性本净
- 试论中国佛教心性论一个合宜的理解进路 林建德 / 278
- 从“人文主义耶稣信仰”视角所看到的佛教“智悲逻辑断环”
及其解决方案
- 以佛教禅宗“十牛图”为例 田童心 / 293



第一部分

文明的对话与佛耶相遇

一个早期的世界网络：欧亚宗教

〔英国〕 韩德 (Alan Hunter) *

一 引言

亨廷顿关于文明断层的分析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即中国和伊斯兰在反西方价值观和基督教上存在着一种结合。许多学者也指出，宗教可能成为暴力冲突的源泉就如同它可能成为和平合作的原因一样。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机构，如世界宗教和平协会，它就对冲突的必然性产生了质疑，并且他们也讲到，宗教联盟在 21 世纪能够也应成为的关键的和平缔造者。许多学者认为这个议程的实现，需要通过精神性的宣传而不是教条的灌输，应该通过相互间的对话与学习而不是拘泥于字义和福音传道。

基督教已经是一种南方的，而非北方的主流宗教信仰，并且考虑到人口的因素，它还会继续扩展，而不单单只是西方的宗教。从南方，特别是从亚洲和非洲吸收要素是基督教重塑信仰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随着佛教在西方的迅速发展也使得它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并且也会随着佛教与基督教在未来的接触，使得它们经历一次更加密切的联络。这种更为频繁的合作也将为彼此间对于“共有历史”的理解，而非单单仅限于“独有历史”提供一个研究的契机。

自公元 400 年起，佛教和基督教就沿着各自的方向独立发展。艾伦 (Charles Allen) 在 2002 年已明确指出，佛教团体已经在亚洲的一些邻国独自发展起来，独立于世界意识。同时，有关于基督教早期源于非基督教

* 作者简介：英国考文垂大学宗教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传统来源的记忆也已被早期的基督教会完全摧毁了，继而，基督教又被频繁地注入或兼容到欧洲剥削的权力结构中，而后成为欧洲霸权沿帝国主义方向扩展的核心元素。各宗教不同的发展原型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佛教作为亚洲的宗教，它由佛陀所创立，主要宣扬无神论或不可知论思想，崇信业报理论，相信再生轮回和觉悟；基督教作为西方一神论的宗教信仰，它由来自巴勒斯坦唯一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创立。许多人，当然，并非是这两个宗教所有的信奉者都会认为自己的宗教才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可是，这种主张还是会产生对至上性的推崇和对其他信仰的排斥。这些主张也会通过等级制的组织结构而变得更加顽固和尖锐。

笔者相信，在未来，各种不同宗教会在包容和理解的前提下发展得更好，而不是各自为战。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所要阐述的主要观点是：表面看来，每种宗教都是独特的，但实质上，每种宗教同其他宗教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将关注点集中在宗教彼此间的差异性和独有特质是合理的，并且这也是现代主流学派的核心目的，但这种独一的视角也会产生制约作用，并且可能使我们看不到值得注意的历史与文化的相似性。

二 信仰网络

至少从 16 世纪开始，来到亚洲的西方旅行者就开始认识到，在基督教与亚洲宗教，尤其是和佛教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处。怀着不同的态度，有的人对之反感，而有的充满好奇。举例来说，德国耶稣会士白乃心 (J. Grueber)，他于 1661 年到拉萨，曾记录当地人的极端的涂油礼，为已婚者的祈福，尼姑庵的修建，宗教法事的演唱……所经受的最为严厉的悔罪，典型的如鞭刑，供奉，以及分派苦行僧。罗马天主教会使者较为典型的一个反应是：他们会争辩说，这些类似于罗马天主教廷的宗教实践通过魔鬼传递给了亚洲人，这有点像基督教的福音传言。另一个基督教学者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在 1667 年写道，就像魔鬼所导致的一些其他的基督教神秘事件一样，它开始将自己滥用魔力的方式由对罗马教皇——世界上唯一的基督教教主的尊重，转变到对于野蛮族人的近乎迷信般的狂热崇拜。^①

^① C. Allen, *The Buddha and Sahibs*, London: John Murray, 2002.

通过过去两个世纪亚洲宗教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几代学者，即使是曾经完全委身于基督教正统观念的人，也开始不得不注意到存在于基督教与其他宗教间不计其数的相似处，巧合点以及重叠处。举例来说，印度教与佛教间就都存在着诸如图示法，宗教实践、神话、常识传统、哲学、衣着、建筑以及其他那些不胜枚举的相似点。19世纪大为盛行的两个学科，古埃及学和人类学，给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古埃及学的代表是吉拉德·麻西（Gerald Massey）。Masey 的巅峰之作是在 1907 年出版的，最近在埃及翻印的《世界之光》，他将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于埃及神话中的救世主间的主要相似点和福音书中对于耶稣的记载。例如明星启示降生；由一个即将被斩首示众的圣洁之士进行的洗礼；水上行走，驱逐魔鬼，治愈疾患；山上变容；登山训道，诸如此类。19世纪人类学家的作品包括，詹姆斯·弗雷泽最为著名的《金枝》，这部作品进一步扩大了对于这些主题的研究，并且显示出了上述的很多主题的广泛流传性，在某些文化领域几乎无处不在。

对于西方人来说，彼此间最接近的相似点可能并不在埃及人或亚洲的其他信徒身上，而是在佛教和基督教之间。著名的印度学家缪勒在一个世纪前曾经写道：“存在于佛教与基督教间惊人的相似点是不能被否认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佛教的出现至少要早于基督教 400 年。更深入地看，如果有人可以向我指示出佛教影响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渠道，我会欢欣鼓舞。我的一生一直在追寻着这条路，但是迄今为止，我并未发现。我所发现的只是在最为相像的一些巧合中，双方间都存在历史的先例，而我们一旦发现那些先例，这些巧合也就变得不再那么引人关注。如果确实能在佛教的教义中找到与基督教教义间的某些共同点，我将从震惊中感到无比的喜悦，真理之为真理是因为这对于人类种族的大部分群体来说是毋庸置疑的。”^①

因此，佛教影响基督教的历史渠道究竟有哪些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本身一开始就需要好好地加以展开。自从缪勒开始，尤其是过去的 20 年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有关于具体的实物、文化实践、思想理论在古代世界流行的知识，来自于语言学、考古学以及遗传学等其他学科的信息也大量涌入这一研究领域。通过这些新的数据，可以知道佛教对基督教可能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如果是坚持这一理论的，那么就需要像缪勒所指

^① Müller, *India: what can it teach us?* New York: J. W. Lovell Company, 1883.